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六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說詳下文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惠云左定四年傳祝佗曰周公為太宰竹書紀

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梅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惠云金滕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周書作雒解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左傳祝佗曰管蔡啟

商恭聞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梅云致辟二字本左襄二十五年傳惟罪所在各致其辟閻云僞傳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作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雒解孔鼂注郭鄰地名未詳所在霍侯子孫為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為眾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晉所滅○惠云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以為卿士周公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梅云克庸祇德倣克明俊德
克慎明德句例祇德見呂刑先謙案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
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騶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
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
蔡仲索隱案尙書云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
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乃
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此言也皮云周公封魯在武王定
天下之初周公本紀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也伯禽就魯
則在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爲
國於魯是也史記之說甚明不待七年致政之後成王封伯禽爲
周公後伯禽始就國也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
國國三人鄭注以王制爲殷禮諸公云容牧有三監是其制同之
亦與古制似異而同鄭注儀禮諸公云容牧有三監是其制同之
證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即魯卿之命於天子者左傳云周公舉
之以爲己卿士亦以爲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僞孔不攷史記
以爲當時未封伯禽尙無魯國不得有卿士也僞古文顯與史記相違索隱
云周公以爲卿士若以爲王朝卿士者然不知王朝卿士乃執政
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也僞古文顯與史記相違索隱
據僞古文以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封圻內之蔡仲之所
取史記尤謬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封圻內之蔡仲之所
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惠云左傳祝佗曰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閭云漢汝南郡上蔡縣爲蔡叔父子所封不聞別地傳
說謬周宣王弟友封畿內成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
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此緣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胡

徙居新蔡不知漢志班自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

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蔡叔邑此猶

鄭管城王若曰小子胡之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

之類乎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傳云王曰此增若字者效前後惟爾率德

經文王若曰也傳但稱胡此加小子者效小子封也

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梅

案詩克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故以汝率德改行之故

壯其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梅云肆子命爾侯于東

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梅云肆子命爾侯于東

土做肆爾在茲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即康誥往哉封勿替敬典也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梅云爾尙

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本魯語臧文仲曰孟爾乃邁迹自身克

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

尊云成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左傳僞古

文增益其文曰率乃祖文王之遺訓案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

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詞則然若周公誥康叔

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誥成王云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何等莊重今成王命
蔡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

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周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

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

窮○惠云杜注左傳引書在二十九篇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

曰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此本周書常訓解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杜偶不照而云

逸書梅氏遂采入此篇以為二十九篇之外逸書徐幹中論云書

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愼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

弟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惠云以蕃王室見微子之命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咸小民之業循

變亂舊典文章○梅云詩率由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王制悉其聰明罔以辨言亂舊政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

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梅云文侯

之命曰若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救之欲其
汝子嘉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說見微子之
命元王充耘云蔡仲之命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克敬
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為善同歸于治為惡同歸于亂即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即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
罔終之說古文出於一手援拾附會故不覺犯複耳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多方眾方天下諸侯○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
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史記次於作多士無佚後係王即政時
事與大傳所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各為一事史記所載書序多
與馬鄭書序異此序以成王踐奄在周公反政後與馬鄭
同是今古文無異說諸家臆改古書以就已說今並無取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
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惟五月丁亥者不能定為何年成王即政信
周今文與古文同○惟五月丁亥者不能定為何年成王即政信
譏而周公奔楚及寤迎公歸始作多士故多士篇之惟三月鄭以
為在成王元年以史記推之知其非也多方又在多士之後其年

更不能定僞傳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誤矣今文同者周紀作成
王自奄歸在宗周尙書它篇無歸在之文知經文必仍作至于趙
岐孟子注引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趙用今文不與周紀作成王
同知此乃史公發文紀事可爲今古文同之證詩幽譜疏引鄭云
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
自此而來歸先謙案孟子云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此伐
奄周公相武王時事也趙注奄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
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
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以翦其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
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致政于成王又云管叔蔡叔流言于國
成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
時也請舉事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明奄與管蔡武庚俱叛故多士篇周公自追述之曰昔朕來自奄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踐奄周公居攝時事也史記殘奄遷其君
薄姑引見此殘奄周公相成王時事也三事分明書傳皆可據證
後儒輒以偏詞臆見必欲漏合爲一治絲愈勢不知其何說也宗
周者孫云詩正月赫赫宗周傳宗周實鎬京也周之東遷無復西都
亦名東都王城爲宗周此時宗周實鎬京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
成王是時常居豐去鎬京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諸庶邦後仍歸豐
矣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稱周公以王命今文無猷○周公曰王若曰者書疏引王肅云周公攝政
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隔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孫

云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
無據皮云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
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故肅僞撰孔傳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
之其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義和卽仲
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奄
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
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僞孔可也據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
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猷
告爾四國多方者猷字通釋言道也方猶邦也多方猶言眾邦
告猶道告也四國者管蔡商奄多方者時四國中管商已滅未別
此文當連下惟爾殷侯尹民爲句知者時四國中管商已滅未別
置君蔡雖立仲不當在內奄君新遷薄姑未聞曲宥則此云四國
者並無四國之君在內乃周公攝政三年伐管蔡商奄後遷四國
民於洛邑今復誥之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其明證也多方亦非
謂眾諸侯孟子滅國五十周書懃國九十九經文之四方小大邦
喪周皆遷其民於洛故總之曰多方惟爾殷侯所尹之民也且書
詞峻厲非告諸侯之體因作書之年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
昔儒紛紜莫定以致書指塵封耳

命爾罔不知

殷之諸侯主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

徵○惟爾殷侯尹民云云者殷侯尹民說已見上說文尹治也洪

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不長敬念于祭祀謂

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謠告之謂災異○洪惟圖天之命不永
三句今文無徵○洪惟圖天之命弗永云云者寅敬格至也言天
命不常有永有弗永人君大惟圖度天命之時惟帝降格嚮於夏矣
於祀事庶幾克享上帝昔夏有天命之時惟帝降格嚮於夏矣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
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有夏誕厥
逸二句今文無徵○有夏誕厥逸云云者言夏王大肆其逸樂不
肯有憂感之言及於其民謂不卹民段云衛包改戚爲感俗字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
日勸勉於天之道釋文迪馬本作攸云所也案攸所釋言文史記
趙世家趙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帝所謂帝居也人君
若以帝所爲念而思格于帝則必終日勸勉以求之今桀不然是
不勸于帝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之所也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
○厥圖帝之命二句今文無徵○厥圖帝之命云云者
麗附也帝之命而有德民之附附有德桀之在位其於天帝之命
卽圖度及之而於民之所以附麗不能開通而有合於天心天聽
於民民之不附而帝命是圖其將能乎周書程典解愼德德開開
乃無患孔鼯注開通言德合也王鳴盛云周書有九開文開保開
皆亡又有大開小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
開開本周人語

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乃大

降罰三句今文無徵○乃大降罰崇亂有夏者詩傳崇終也言桀

乃大降誅罰終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書疏云鄭以甲為狎又引

鄭云狎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注亂甲狎釋言文說文狎犬可習也

故訓狎為習釋詁仍因也因亦訓仍因仍狎習義相比近因不作

虛字解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鄭注引王霸記曰惇人

倫外內無以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善奉於民

異於禽獸○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善奉於民

取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不克靈承于旅三句今文

無徵○不克靈承于旅者詩箋靈善也釋詁旅眾也言不能善承

於民罔不惟進之恭者釋言罔無也孫云丕與不通恭與共通

史記呂不韋傳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云進財也漢書高紀蕭何

主進顏注進木作費言其所用之人無不惟進財費之共奉先謙案

盤庚罔不惟民之承與此句例同知不當作不洪舒于民者考工

記注茶古文舒困學紀聞云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季宣云大

為民茶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茶通用如史記荆

荼是懲王藻諸侯茶之類因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茶

毒訓之恐失之鑿矣先謙案讀舒為茶訓為荼毒於義亦順此處

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劓割夏邑洪

訓大為荼毒於民今依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民尊敬其能

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亦惟有夏之民叨憤二句今文無徵古

文夏下一有氏字憤作瑩○夏下有氏字憤作瑩者說文瑩忿戾

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遜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瑩瑩讀與摯同

段云今尚書作價天寶改釋文璽作價開寶改也釋文價勅二反說文之二反案價字惟見大學鄭注尚書本作璽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璽為古字價為今字改璽作價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價而小字仍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價字也大
不云說文作璽則可知大字本此語說文璽六至兩云璽或作價
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為心中欽欽然言有夏氏之民貪叨忿
詩晨風憂心欽欽傳思望之民中欽欽然言有夏氏之民貪叨忿
戾日欽欽然思割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有眾率
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
偕亡此之謂也說文邑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
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
者言天下惟是求可為萬民之主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
者乃大下光顯之美命於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
不與桀亦已大○刑殄有夏二句今文無徵○刑殄有夏者謂誅
絕之惟天不畀純者詩傳畀與也晉語韋注純專也言天不以天
下私一姓惟視其克享與否桀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不克享惟天亦不專畀之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之義民云云者江云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
是也言乃惟以汝多方之賢民不克長享祿位俞樾云義讀為俄
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王念孫謂義與俄同衰也言居賢人於官
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衰之民也此說為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已見

此篇王說顧不之及案此義字亦與俄同言天所以大不與桀以
其惟用汝多方傾衰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
假字王引呂刑鴟義姦宄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左文
十八年傳掩義隱賊義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
之也字亦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言
法制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字又作儀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
爲儀亦俄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盛則
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常禁之使不爲也皆可爲證先謙案孫從
江說然讀義爲儀民儀見今文說非古文所有讀義爲俄是也但
俞云用爲臣則不當仍謂之義民矣下多士謂夏臣此義民乃夏
民上文言叨嘏卽是夏民之俄者又日思剗割夏邑故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
也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惟夏之恭多士三句今文無徵○惟夏之
恭多士云云者恭與共同言夏之共職多士大不能明於治道保
享于民下屬爲義大不克明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與下大不克開相對爲文
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
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胥惟虐于民三句今文無徵○乃胥
惟虐于民云云者言上得民乃能安享夏多士保享于民乃相惟
虐于民至于百端大不能開于民之麗夏之民與士皆如此宜其
蹈刑殄之禍也惟天不畀純以下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
夏之亡非特桀有罪其民臣皆有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

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引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此蔡

約舉經文非有異本詩箋簡擇也言乃惟成湯能以爾眾方諸侯

推擇而代夏為民之主殷本紀於是諸侯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四海與此證合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慎厥麗乃勸二句今文無微○慎厥麗乃勸云云者湯知民所

附在德而慎其德乃以勸民共勉於德其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

民雖被刑者皆當其情亦以相勸於德

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

句今文無微○以至於帝乙云云者帝乙即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亦克用勸屬民說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

勸善○要囚五句今文無微○要囚云云者要囚為其辜法之要

辭詳康誥上多戮罪人民知無枉亦能以勸赦宥無辜民知無縱

亦能以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紂不能用汝眾

言刑平也今至于爾辟二句今文無微○今至于

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今至于爾辟二句今文無微○今至于

爾辟云云者釋詁辟君也爾君謂紂言至于汝君乃不能以多方

諸侯之眾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以告汝眾方

保享天命

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嗚呼四句今文無徵○嗚呼云云者周公歎而述王命也晉語韋注釋舍也言非天舍去夏王受命與此庸釋文義正同

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

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非天庸釋有殷四句今文無徵○非天庸釋有殷云云者言非天之舍殷乃惟紂恃爾多方諸侯之眾大過圖度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切切有辭致

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

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乃惟有夏四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乃惟有夏云云者詩傳集就也釋詁閒代也言夏桀謀其政而不就於享天命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紂後王

烝天惟降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

馬云獨明也烝升也孫云言無明德升聞於天詩傳獨絜也廣惟

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惟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

愚以不念善故滅亡○惟聖二句今文無徵○惟聖云云者言善
 惡無常變改甚速故天須之中論法象篇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
 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
 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
 作狂維狂克念作聖孫云大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省厥咎狂又
 云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君貌不恭則是不不能敬其事也君臣
 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又云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
 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
 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言惟通明
 者無念則慢倨矣慢倨者能念則通明矣王鳴盛云徐幹以威儀
 言之此古義也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新序刺奢篇言桀為酒池
 糟隄縱靡靡之樂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之以湯故五年須暇湯

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
 年○天惟五年須暇之偽古文也古文戰作夏子孫誕作民主罔
 可念聽今文皆無徵○古文暇作夏者詩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
 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疏云多方云天惟五年欲使傳子孫注云
 夏之言假天觀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
 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
 疏引書注同段云經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為假其箋詩則
 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詩釋文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案作暇者
 淺人所改偽孔作須暇之子孫正用鄭注易夏為假而又作暇如
 用鄭注易卯谷為昧谷之比武疏引多方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

孫暇從孔本又賸湯字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淺人泥於
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臣彥正俗似未識
此意而引登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孫云此云五年當
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三年伐紂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市
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皮云史記以爲文
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
九年其後五年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說不同而
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說不
同而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說
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假五年之數不合矣先謙案之字當句絕
詩思文疏引太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
之武王還師不伐是須待寬假之雖人事亦天心也故云天惟五
年須假之紂雖不善其子孫或冀傳位大作民主湯之世澤猶可
不斬而皆無可念聽天亦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
末如何矣念聽猶念聞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
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天惟求
爾多方三句今文無微○天惟求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
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
以視念者案經言天求眾方之有德者大動威以誅紂而啟其能
顧說天命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
鄭說似未合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
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惟爾多方
四句今文無微○惟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云眾國無堪
爲之惟我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之祀任天王○克堪用德二句
周能堪之

今文無徵○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能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
堪以德主神天之祀典同敷說文主也
命尹爾多方天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天惟式敎我用休三
句今文無徵○天惟式敎我用休云云者式用簡大尹治也言
天惟用敎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
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
商奄之君○今我曷敢多誥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曷敢多誥云
云者命謂敎命據上文我惟大降爾命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則僞傳以爲誅四國君救民生命者非也因前此四國首
亂此次成王伐奄四國民居洛尚有不靖者又特誥之爾曷不
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
無徵○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忱謹字通釋詰謀誠也方言
裕道也道猶告言爾四國何不誠告之於爾眾方俾眾方尊信
我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
安乎○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二句今文無徵○爾曷不夾介父
我周王云云者匡謬正俗引此經二句曷作害不作弗段云今本
作曷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四見皆當正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
是今文亦皆作害也夾者眾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輔也介者釋
詁善也父艾字通釋詰相也言汝何不惟善是輔相我周王共享天命乎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向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向得

疑乎○今爾尙宅爾宅三句今文無徵爾一作畋畋一作田○今

爾尙宅爾宅畋爾田云云者說文畋平田也从畋田周書曰畋畋

田畋一作田者詩無田甫田疏引書宅爾宅田爾田皮云光武封

碑刻石文黎庶得居爾宅屬諸侯言非也言向者爾國民從亂我

四國民命偽傳以宅爾宅屬諸侯言非也言向者爾國民從亂我

不加誅罰今爾民猶居爾居治爾田我周王恩至渥矣爾何不安

王以成天命之美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心未愛我周故○

乎惠順也熙美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心未愛我周故○

爾乃迪屢不靜二句今文無徵○爾乃迪屢不靜云云者迪道也

屢俗字當爲婁數也迪婁不靜與康諸惟民不靜迪婁未同文義

互相證合言教道爾者婁矣爾之不安靜如故是爾乃不大宅天

爾心尙未順也孫云說文悉惠也釋言惠順也故是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乃不大宅天命二句今文無徵○爾乃不大宅

天命云云者江云宅當讀爲度先謙案宅度一也今文當作度天

命上文宅爾宅以文義推之今文亦當作度爾宅下宅字不改光

武封禪刻石文其證也多士大淫決有辭馬本決作屑云過也此

屑亦訓過言爾乃不大圖度天命不知命之有定爾乃過自播散

天命以致爾乃自作不與圖忱于正乃自爲不常謀信於正道○

爾乃自作不與二句今文無徵○爾乃自作不與云云者釋詁典

法同訓常典之言常法也詩傳忱信也釋詁正長也言爾乃自作

不法之事謀取信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

於正長欺罔如此我惟時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

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

執其朋黨○我惟時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

之者時是也書疏云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是將戰之

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即教告之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者要

囚見康誥言爲其罪法之要辭也戰時所俘獲至于再至于三

則要決而囚之終以釋放多士云惟不爾殺也至于再至于三

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至于再

至于三古文也今文不重至于字○至于再至于三者言成王此

次東伐諸國之民從亂有至于再者有至于三者不重至于字者

漢書文三王傳引書曰至于再三論衡譴告篇管蔡篡畔周公告

我惟汝

如是不

我惟汝

如是不

我惟汝

如是不

我惟汝

如是不

我惟汝

如是不

我惟汝

如是不

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王曰嗚呼四句今文無徵○王曰
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者上文誥民此下誥其爲臣者
有方猶有邦謂多方服事殷者殷卽三監
之殷有方多士殷多士指前克殷所遷者
監謂成周之二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
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年亦不得反也王
克閔于乃邑謀介節疏引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
鳴盛云據此僞傳卽王肅意以五祀爲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年相
安則可復還本土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以擾亂殷民非所以安
集之也成周非荒遠之區不毛之地五年之後土著重遷彼頑民
肯聽從乎先謙案秦漢以來徙民者多矣從無命復反故土之事
肅之不達至此而傳說同之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爾奔
走臣我監五祀者江云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於茲十年
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孫云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皮云
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書
序同是今古文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且從三監
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則監非三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
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建侯卽封康叔事監當滿
如王啟監之監指康叔中旄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
年數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
商奄之屬旄父既叛而服數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
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事也先謙案皮說是但周公
建侯衛封康叔監殷雖在四年營成周則在五年是殷士殷民之
徙亦當在五年召誥云庶殷不作正就還時也以今文說推之則

公七年反政成王元年用事周公奔楚旋爲成王迎歸乃作多士
無逸成王踐奄歸在宗周周公作多方事疑在成王二年距營成
周之歲適得五年或在成王三年亦而五年故云臣我監五祀越
後儒遷就古文不如今文之明確可據也對殷士言故稱祀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無有相長事小大臬正官之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古文也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爾罔不克臬今文無徵○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者釋詞越猶及
也地官序官鄭注正師胥皆長也胥者大射禮鄭注宰官之胥伯
者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州里之伯也多眾也臬者廣雅釋
詁法也言爾臣於監及監以下所有官長如宰官之胥吏州伯之
小大臬正爾罔不能奉法我亦嘉之釋文臬馬作剗剗乃臬借字
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者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
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案惟維今古文之異孫云天官
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
者有胥名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三之二其
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一人是繇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繇賦
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江云說文臬射準的也臬訓爲準言
繇賦小大多政頒令於爾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爾無不任繇賦之準額也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
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

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自作不和六句今文無
徵○自作不和云云者說文睦敬和也言爾前此自作不和爾尚
化其暴戾而惟和哉爾家不睦爾尚導以敬順而惟和哉爾邑
中能皆明此理則是爾能勤其事而不愧為表率爾邑之人矣爾
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思入于凶德亦
不思于凶德偽古文也古文作上不善于凶德則亦以穆穆在乃
位今文無徵○古文云云者說文甚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
善于凶德段云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
徐本作爾尚不思皆是以訓詰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
本作爾尚不思當日自作不和乃為凶德上之人不思族於爾之凶
先謙案言爾當日自作不和乃為凶德上之人不思族於爾之凶
德亦則惟以敬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在汝位可也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
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克闕于乃邑謀
介三句今文無徵○克闕于乃邑謀介云云者漢書車千秋傳閱
經歷也釋詁介善也言爾又必能經歷汝邑惟善是謀有利於民
者皆為之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遠力治汝田為身家長久之計
陳云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諸多方在三年而云自時
洛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為安集殷民多方作於克殷歲奄以後此
時將遷殷民於洛故先詰之皮云陳說非也此篇作於攝政三年
成周未營何故先有洛邑經云自時洛邑明是營成周後史記書
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詰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偶孔云

奄再叛再征按之史記書序墳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
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
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治今天惟昇矜爾我有周惟
文必以鄭古文說相之可謂大惑不解
其大介賁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
昇矜爾云云者言爾如此天惟當與爾憐爾與多士篇句義同其
有不給於用者我有周惟其大助賜爾釋詁介右也說文右助也
此承上永力畋田言之俞樾云說文介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今
經典無介字蓋皆假介爲之凡訓大之介皆介之假字也此經疑
用介本字作惟其介賁爾介賁即大賁也後迪簡在王庭尙爾事
人罕見介字遂分爲大介二字耳說亦明通迪簡在王庭尙爾事
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
在王庭云云者迪進簡擇服事僚官也言汝在位能事將進擇在
我周王之庭嘉尙汝之勤事且有事在大官矣承上闕邑謀介言
之多士篇述殷士之言曰夏迪簡在王庭有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服在百僚此特因其希冀之情加以策勉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眾士
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王曰嗚
呼多士四句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多士云云者詩傳忱信也言
汝不能勸眾民信我之敎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之命矣爾乃惟逸惟
佞眾民以汝不職之故亦惟曰不克享天之命矣

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
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
離逖汝土將遠徙之○我則致天之罰今文與古文同爾乃惟逸
惟頗四句今文無微○爾乃惟逸惟頗云云者言汝若惟放逸而
不勤事惟邪頗而不謀善大與王之敎命相遠則惟汝多方自取
天威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離遠爾土不得安汝田宅於茲洛矣
此又專詰有方多士釋詰採取也書疏引鄭云分離奪汝土也今
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
我則致天之下罰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
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王曰三句今文無微○王曰我不惟多
詰我惟祇告爾命者詳具上文詰殷多士中此詰有方多士亦無
他辭故云我不更多詰惟敬告爾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
天命可畏視汝克享與不克享耳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
無我怨又詰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
引顧氏云王又復言曰也時惟爾初者是惟汝有方多士初聽我
詰也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禮文王世子疏于是語辭上文告
殷多士以穆穆在位望其克敬也又告以爾惟和哉望其克和也
爾有方多士亦同此意若不克敬與和則我致天之罰令在必行
汝無我怨也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七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史記魯世家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

云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

慎○周公若曰三句今文無徵○周公若曰云云者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臣位劬劬如畏然是此經拜手稽首之義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

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用咸戒于王曰今文無徵王左右常伯常任今文與古文同準人作辟人綴衣作贅衣古文伯一作攸○用咸戒于王曰者用以

也周公率羣臣見王故云羣臣同進戒于王也今文同者古文苑載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閭孺鄧通石顯弘恭董賢為戒則常伯常任皆侍中之職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治習善在左右誠教正左右齋栗之臣戴
金貂之節執常伯之職者則左右肅艾蔡邕陳畱太守胡公碑乃
位常伯恪處左右與經云王左右合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
伯任侍中殿下稱制楊雄侍中箴光常伯羽獵賦羣公常伯楊
朱墨翟之徒後漢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李固傳光祿
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朱穆傳案漢故事常侍參選士
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襄楷傳黃門
常侍天刑之人今乃反處常伯之任決謀於中蔡邕陳太邱碑便
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帝以機密齊栗常伯
劇任漢書王莽傳霍光卽席常任之重皮云杜佑通典云侍中者
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卽其任也又云
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
與贊衣虎賁同列故進戒首及之又云或疑常伯常任二職何以
皆爲侍中案漢書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
得入禁中侍中在漢分左右曹或又爲散騎或又爲中常侍疑周
成王時亦分大小二職谷永傳執常伯之職顏注云一曰常任使
之人此其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衛顗受
禪碑延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準人者
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準人者
王左右治獄之官蓋若國朝之慎刑司也與下文準人謂法
作辟人者石經殘碑作常伯常任辟下孫云辟法也辟人謂法
官也皮云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
人與贊衣虎賁同列綴衣者亦侍帷幄之臣後漢百官志內者令
注掌中布張諸衣物蓋卽此官一作贊衣者楊雄雍州牧箴班固

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文選李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皮云古贅綴通用公羊傳贅旒張衡傳引作綴旒顧命篇綴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贅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莽蓋用今文說仿古贅衣之官虎賁者續漢百官志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鵲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改名虎賁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平帝元始元年更說未可據周禮夏官屬虎賁氏下大夫一人風俗通十反篇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華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爲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綴不作贅者應兼通今古文或用古文尚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之古文伯一作敔者說文敔走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周公曰嗚呼休茲常敔常任段云此壁中故書孔以今文讀作伯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周公曰嗚呼○嗚呼作於戲者以下文石經證之當然下不復出休茲知恤鮮哉者休美也恤憂也鮮少也言此五官皆近臣最所宜慎人君美此而知憂此者少矣哉蓋周初文言休恤相對成義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及此可證也今文當同者蔡邕太尉楊公碑庶尹知恤又文烈侯楊公碑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古之人迪惟有夏釐其采並用知恤鮮哉之義是今古文同之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

天○古之人三句今文無徵書疏引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
大禹爲天子也與僞傳說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古之人
迪惟有夏者畢以田云此及下文迪字當訓爲通迪卽由字迪通
也亦語詞釋詁通由皆訓自迪惟有夏猶云通惟有夏也乃有室
大競者有室猶有家皋陶謨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謂卿大夫
也釋言競疆也詩烈文無競惟人箋云人君爲政無疆於得賢人
者言夏時在朝之卿大夫皆得其人可謂大疆矣顧俊尊上帝者
說文顧呼也皋陶謨俊父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釋
言宗尊也尊亦爲宗得賢安民卽所以尊事上天下言文武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卽其義也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爲虞
舜解上帝爲古帝今文義也此經上帝亦爲虞舜下文九德亦卽
皋陶謨之九德言夏之有室大疆夏后猶招呼俊父以虞帝爲宗
主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
也德之行今文無徵○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者迪義見上下迪知
同說文忱誠也釋詁恂信也皋陶謨亦行有九德故曰九德之行
言俊父之臣於皋陶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云九德之行知誠信之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
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
惟君矣○乃敢告教厥后曰云云者言誠信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拜
○乃敢告教厥后曰云云者言誠信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拜
手稽首而陳言也宅乃事者釋言宅居也孫云事謂三事大夫詩

十月之交擇三有事傳云有事國之三卿先謙案下文準夫牧作
三事知事卽三事孫說是也宅乃牧者書疏引鄭云殷之州牧曰
伯虞夏及周曰牧白虎通封公侯篇州伯何謂也伯長也唐虞謂
之牧者曰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是也曲禮九州之長曰牧下
文稱牧夫亦云牧作宅乃準者準謂執法之官三代慎刑特言之
上文準人謂左右用法之臣故與常伯及虎賁等並列此準人是
大臣故三宅並重經義甚明或以準卽上之準人非也言人君於
內外重臣及執法大臣慎擇居位此惟我后矣宅作度者以下文
惟厥宅心石經作辟人例之知今文同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
上文準人石經作辟人例之知今文同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
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賢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
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謀而用丕訓德古文也今
文謀上多亂字則乃宅人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謀面用丕
訓德者孫云周書官人解有考言觀色是謀面也不大也訓與順
通先謙案孫說是也用丕訓德與下文用儉人不訓于德相對爲
文義民者王念孫云古字俄義同聲通用學記蛾子時術之卽蟻
子也說文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衰也俄民卽邪民呂刑鴟義姦
兇馬注義者傾衰反側也大戴禮干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與盜賊賊問嬖諂貸並舉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義皆與邪同訓先謙案多方篇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案其文義並不能用正訓王讀義爲俄是也言察言觀色謀
于其面而用大順九德之人則乃居其於官此乃宅事宅牧宅
準三者無邪民矣謀上多亂字者石經殘碑作亂謀面用丕訓德

云亂與率通語詞也梓材厥亂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爲民論衡作厥率化民是其證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
者絕世無後○桀德三句今文無微○桀德惟乃弗作往任云云
致無後古德字不專作善解德之言得也得於心皆謂之德桀德
受德暴德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
凶德可證亦越成湯二句今文無微○亦越成湯云云者亦亦
命王天下○亦越成湯二句今文無微○亦越成湯云云者亦亦
夏先王釋詞越猶及也陟升不大釐賜也說文耿光也上帝有光
命而大賜之於成湯此倒裝文法湯升其位則陟其命乃用三有
故云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也史記夏本紀陟天之命乃用三有
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居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乃用三有宅四句今文無微○乃用
三有宅云云者三有宅卽上文事牧準三宅卽就也言湯用三宅
能就宅之位各稱其職其三宅所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所以
顯之俊能就俊之賢不愧其名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所以
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嚴惟丕式二句
今文無微○嚴惟丕式云云者言湯之嚴威惟大法於天下者以
能用三宅三俊故也殷本紀載湯誥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
勤力乃事子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此湯嚴惟丕式古籍可徵者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三俊之道和其邑

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其在商邑四句今文當與古文同○其在商邑者邑猶國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蓋指酒誥文與此經言之今文當同者石經殘碑作于厥邑其在下則以文義推之上下文不容有異言其在商之都邑以是能協和于其邑其在四方以大法布昭無異言其在受德醫惟羞敢違背兆民康樂見其聖德能用人也

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

為威虐○嗚呼四句今文無微嗚呼當作於戲邦當作國○嗚呼

其在受德醫者釋文受德馬云受所為德也說文志彊也从心文

聲周書曰在受德志讀若曼段云此壁書也古音文聲昏聲敬聲

同在第十三部志或為敬猶慤亦作汶書疏云釋詁散強也敬即

昏也故訓為強案此當云敬強也昏即敬也故訓為強乃合鄭注

般庚亦讀昏為敬先謙案受德與榮德同馬說是古文作受今文

作紂牧誓母佚諸篇可證惟羞刑暴德之人者廣雅釋詁羞辱也

被刑受辱故曰羞刑牧誓言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

信是使俾暴虐於百姓羞刑暴德之人蓋即指此而言

同于厥邦者言同惡相濟與下同于厥政互文見義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庶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德之人同于厥政者庶眾也習者與人君相親狎所謂左

右近習之臣逸與失同逸德猶失德也詩伐木民之失德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

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帝欽罰之四句。今文無徵。
○帝欽罰之云云者釋詁欽欽憂也。此欽亦訓憂釋詁伴使也。說
文夏中國之人也。式法也。奄大有餘也。詩傳甸治也。言上帝見紂
之不善憂閔斯民而降罰於紂。乃使我克有中夏。法商之受天命
代夏以大有。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
安治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
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亦越文王武王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灼見三有俊心。今文
俊作會。○亦越文王武王云云者言及文王武王能知事牧準三
宅之心。而使在官明見宅事牧準三俊之心。而不失實廣雅釋訓
灼灼明也。說文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段云作
灼者同部假借字。俊作會者石經殘碑作上。有會心孫云釋詁
會合也。言明見三宅之合於心者始用之。陳云會讀如會計之會
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為最是也。莊述祖云
會合也。聚也。言俊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
又皆聚於其官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
長謂郊祀天建諸侯。○以敬事上帝。今文與古文同立民長伯。今
文無徵劉云賢俊者上帝之心。文武能官人所以事天治民。即夏
王之額俊尊上帝也。傳以郊祀建侯解之。非。○今文同者石經殘
碑作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者立賢人以爲民長伯。釋詁伯長也。
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立政
同義。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立政
任人二句。今文無徵準當作肆。○立政任人者總冒下文將欲立
政則必擇人而任之。準夫牧作三事者孫云即上文事牧準三宅

之例文是也此言文王任人以此三宅為最重尤加意焉準夫猶
準人牧作者王先和云司士注作謂使之也射人疏作使也牧作
謂膺牧民之任使者三事者詩十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之官言此
月之交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是也
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古文也今文
綴作贅○虎賁云云者自近臣先舉之綴作贅者孟子盡心篇趙
注引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贅與楊雄班固崔瑗所引今
文合趣馬者周禮為校人屬官馬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
馬而齊其飲食是趣養馬之官職雖卑而常近人君故與虎賁贊
衣並舉詩正月駉維趣馬以此職居寵臣是其證矣小尹者三官
之下各有小官書疏云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
圉師一人是趣馬下有小官即虎賁綴衣可知
左右攜僕百司
庶府○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今文無徵○左右攜僕者孫云蓋若
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檀弓
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
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官之職
也百司庶府者江云若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
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
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言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書疏云百
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
有司之身也先謙案此皆包舉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
人表臣百司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都二

句今文無徵○大都小伯者其在外之大都邑居官則有小長蓋

若邑宰之屬藝人者俞樾云藝當讀為藝藝人替御之人猶上之

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臣之別耳

公卿都邑亦自有替御之人儀禮有司徹篇獻私人于阼階上替

人其私人與私替一也因字作藝昔儒遂以道藝太史尹伯庶常

釋之非表之言外因上有百司加外臣以明之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族掌常事之

士者舉內官之要職言之周禮太史下大夫掌建邦之六典又太

宰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正太史掌貳六典治典教典

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太史有尹有伯皆長官若兩漢之司徒司馬

太史令太史丞也其眾治常事者謂之吉士吉善也司徒司馬

司空亞族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

徒司馬司空亞族者孫云司徒司馬司徒司馬司空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

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鄭注以為殷制然則

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為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官皮云孫說非也

今尚書說天子三公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

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先謙案舉內官自小至大故先太史尹伯

而後及司徒司馬司空也亞族者左文十六年傳宋華耦請承命

於亞旅杜注亞族上大夫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族

一命之服服注亞族上大夫也釋言亞次也釋詁族眾也則亞族為

次於卿之夷微盧烝三毫阪尹蠻夷微盧之眾師及毫人之歸文

眾大夫夷微盧烝三毫阪尹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

長皆用賢○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今文無微盧當作烝○夷微盧
烝者釋詁烝君也言夷地微盧二國皆有君長書疏云此舉夷微
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先謙案夷地屬周先後不一或文王時微
盧之君先服至武王時始有彭濮諸夷也今文盧作烝者史記錄
牧誓文作微烝彭濮人此文當同微地無攷盧卽左傳之盧戎一
作盧戎三毫阪尹者書疏引鄭云三毫者揚舊邦之民服文王者
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孫云
阪是三邑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旣分毫爲三邑各爲立長其長稱
邑也轅轅見國策降谷卽函谷降函聲相近江云鄭以毫北臨大
河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以成皋轅轅函谷當三毫阪險之處皇
甫謐說三毫以蒙爲北毫穀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不可信也先
謙案三毫之說從鄭爲安但謂置尹於阪險而稱阪尹似未甚合
疑阪亦地名三毫與阪各置尹也知者左昭二十三年傳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阪道尹道分爲二地蓋文王時得此阪地因立
阪尹歷年久遠制變名畱後人取爲二道之目地名改革失其本
真如續漢志會稽郡下之東郡侯國本爲東部侯官今爲侯官縣
之比阪道尹道地在王城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是文王開拓疆土
成周一帶實已來屬故於其地置官也此及三毫皆在中夏而官
列夷微盧烝之下者蓋文王受命後經略之轄地故郝立官名以
別於周邦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之舊焉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
者○文王惟克厥宅心古文也今文惟作維宅作度無克字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二句今文無徵○今文惟作維云云者石經殘碑作口王維厥度心乃下惟維宅度今古文之異宅度義同言人君宅人在先能宅心文王惟能自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及司牧之人用能皆俊民有德者常事常任三事者即上文之宅乃事也司牧主司牧民者即上文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之宅乃牧也宅乃華見下文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勢於求才逸於任賢○文王罔攸兼于庶言三句今文無徵○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言人君用人必資兼聽文王則不然由其宅心公明於人心克知灼見無所兼于眾言之薦達如拔呂尚於漁釣舉顓天於兔置皆其明證非他人所庶幾也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者言眾獄則眾慎之惟責成有司牧民之人不更言宅乃準者以宅準是朝廷專任之一人如虞廷皋陶作士之比至於天下刑獄惟司牧者分任之而受成於在上之準人其事至繁重故非宅準一語所能賅舉也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于茲委任賢能而已○是訓用違三句今文無徵○是訓用違者用以也以猶與也訓與順通是順與違猶言或順或違以眾獄必賴眾慎雖文王無敢與知於此事孫云法者天下之平君欲知之必有承望意旨以爲輕重者故不敢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康誥云勿庸以即汝封亦此意也

厥義德

父道○亦越武王三句今文無徵○亦越武王云云者說

文枝撫也小祝注安也兩率惟語詞孫云率與吹通詩作聿言亦及武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替廢其治事之義愛民之德也率

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

孫○率惟謀從容德今文無微以並受此不丕基古文也今文此

作茲基作其○率惟謀從容德者釋言謀心也禮鄭注從順也言

武王之心順於寬容之德故舊無大故不棄無求備於一人以並

受此不丕基者言文武作述並受大業偽傳言君臣非此作茲基

作其者石經殘碑作上受茲不丕其段云大誥亦有丕丕基莽

諸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蓋今文大誥亦作丕其語詞讀如姬

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為始

乃加土耳皮云莽作大誥云始而大大矣明以始訓基石經此文

作其即基字消文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不可不勤

並非語詞江說同嗚呼孺子王矣法祖考之德○嗚呼孺子王矣

今文嗚呼作於戲○嗚呼作於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戲者石經殘碑作於戲下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

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繼自今

五句今文無微準當作辟○繼自今云云者釋詁若順也亂治也

言自今以往我其以立政為要於建立事準牧三宅之人我其如

文王之克知灼知其人以善乃使治其職而為立政之大臣江云

丕乃連文是語詞不發語聲般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庚丕乃字四見亦當如此解

有聞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

間之今文勿作物○相我受民云云者受民謂受天命與我之民

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云誕保文武受民此義同也詩傳相

助也鄭語韋注和平也說文間隙也言能助我受民此義同也詩傳相

慎之事者是則宜專令治獄勿以他務聞之以明刑之才尤難得

也今文勿作物者論衡明等篇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

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等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

守舊政外修零禮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氣應世時至當固自一

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聞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久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

矣知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

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聞而至也水氣聞堯早氣聞湯周

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早猶有氣聞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

轉穀賑贖損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

云據此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為望言无所望劉達

哭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既五陰既四合為九一元之

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為灾物間

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也段云詳充意於未字句

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賤不至當作不賤不去謂去非常之灾異

也侯康云司常雜帛為物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

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

魏朝訪亦訓為無釋名續漢志注同益二字非獨音近義亦本通

矣但充釋此經與古文絕殊乃以物為灾物左傳四年傳必書雲

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史記留侯世家然言有物漢書東平王字
傳或明鬼神信物怪充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案如論衡說相我
受民二句屬上爲義時則物有間之云云者江云云時則物有乘間
而至于者乃无妄之氣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無敢
變易我則終惟成德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先謙案王充
依文立訓然以上下文義推之此不當言及災物侯說較長
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
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自一話一言三
句今文與古文同惟作維○自一話一言云云者釋話言也說
文會合善言也如禹益皋陶相與言於帝前所謂一話帝庸作歌
是自言所謂一言也周書孔注末終也釋訓美士爲彥言自一話
一言之間無不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謂念念以
求賢爲事也今文同惟作維者論衡明雪篇引如此現
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
受人之微言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已受作以前微作微咸告
孺子王矣今文無微○子旦已受人之微言云云者江云微善也
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爲羣臣之言故曰子旦
既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先謙案已以字同据石經作以則
已不訓既已受作以前微作微者石經殘碑作口旦以前人之微
言下東觀餘論同孫云漢書藝文志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
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數聲義
近微言亦美言也皮云漢丹陽太守郭文碑微言絕矣漢人多用

微言字當訓精微之微顏注漢書精微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

誤于庶獄庶慎今文同者後漢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文無微今文同者後漢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節引經文繼自今文文子文孫云云者江云文子文孫謂為前王守

文之子孫史記外戚世家繼體守文之君索隱守文謂非受命創

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爾言繼自今守文之子孫承重大

之任其毋誤於眾獄眾慎之事惟用中正之人是治之先謙案此

言自今以後之為君者皆當永守成規以慎刑為首務自古商人

而後政可立也獄者萬民之命故周公尤反復致詳焉自古商人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

父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

父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今文宅作

度由作猶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茲乃俾

父今文無微準當作辟○自古商人云云者商人謂商之先賢王

釋詁山用繹陳也言自古商王亦及我周文王之立政於建立事

牧準三者則能擇而居之至於所治之事能用敷陳之乃使治之

即唐虞詢事考言之道也宅作度由作猶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

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段云未檢得所出此今

文尚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

書也

有立政用檢利之人者檢人不訓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今文無微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古
文也今文無于字在作哉○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者釋文檢本
又作愚馬云檢利佞人也說文檢下云誠也愚下云疾利也據般
庚檢民石經作散民此經今文檢亦當作散說文引下檢人作諡
人此處檢亦或作諡訓與順同言凡有國無有用檢人而能立政
者彼不順于德則才祇以濟惡是無能顯用在其世也今文無于
字在作哉者石經殘碑作上訓德是罔顯哉厥世東觀餘論亦
引是罔顯哉厥世先謙案不訓德與上文不訓德相對成義侯康
云州輔碑我責不濡我責卽在責也與哉字形近疑因此致譌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

其吉士用勉

治我國家○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三句今文無微用勸相我
國家今文勸作勛○繼自今立政云云者言檢佞之人傾覆邦家
繼自今立政其勿用檢人其惟善士以勉助我國家說文勸勉力
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勸相我國家玉篇引同皮云古文作邦今
文作國僞孔用今文本說文諡下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
諡人段云諡者今之驗字此於六書爲假借如玆桓等字之比亦
壁書然也勸作勛者吳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今文子文
勛相我國家勛亦勉也疑三家異文或以訓詁代也
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卽政爲王矣所以厚戒○
云者言今周家守文之
子孫自孺子王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勿誤于庶獄二句。今文無徵。○其勿誤于庶獄

云云者言成王宜擇人專任江云上文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

茲言文王專任有司之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

牧夫也此文義亦然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克詰爾戎兵二句今文無徵○

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述○其克詰爾戎兵二句今文無徵○

其克詰爾戎兵云云者釋文詰馬云實也孫云實蓋責形近而誤

廣雅釋詁詰責也江云大司寇鄭注詰謹也周語夫兵戢而時動

動則威謹爾戎兵戢武修文以懷遠也陟登也禹弼成五服至于

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要服以內為中國分為九州為

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土地四削幅員減殺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

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各方千里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

舊域分其五服為九亦為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為九

州是登復禹之舊述也禮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鄭注

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

立一州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

此殷制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古文也今文方作旁○方作旁者漢張衡東

巡詒云旁行海表約此經文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

不通旁行天下晉書地理志昔黃帝旁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行天下即本漢志此今文作旁之明證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以觀

作解烈作訓○覲作勤云云者大傳周傳維詰篇云以勤文王之

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蓋即用此經文石經殘碑作上王之王之

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蓋即用此經文石經殘碑作上王之王之

光以揚武王下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陳云鮮之訓爲明此
言鮮光猶雖詰言明光也侯康云覲作勤者大宗伯注覲之言勤
也欲其勤王之事は覲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
表八百國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覲又
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訓明鮮亦訓明是耿鮮義同也皮云今文
作勤當與下揚字同義爾雅勤庸皆訓勞庸從庚有賡續之義凡
勤勞者必賡續用力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
賡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有續義上言勤下言揚皆
謂賡續前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爲常人不可以
人之功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爲常人不可以
天官有所私○嗚呼三句今文無微嗚呼作於戲○嗚呼繼自今
後王立政者皮云風俗通以此篇爲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
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卽云周公在豐病
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說可信其惟克用常人者江云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注庸有常也則有常是人
之一德皐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則其德有常乃爲善人先謙案有
常爲吉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並告太史○周公
與上其惟吉士同意周公若曰太史若曰太史今文無微○周
公若曰太史者呼太史而告之周禮太史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
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
計又云凡辨法者攷焉蓋典籍藏於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蘇公治獄有成書藏在太史故公特言之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司寇蘇

公式三句今文無微○司寇蘇公式云云者左成十一年傳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蘇忿生周武王司寇
蘇公也式法也言司寇蘇公之法式能敬爾用獄以延長我王國
之祚此敬當讀爲矜敬矜字通蘇公當武王初得天下用輕典爲
多故云矜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爾用獄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茲式有慎二句今文無微○茲
式有慎云云者大司寇刑平國用中典鄭注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用中典者常行之法案中罰卽中典也成王時正承平守成之世
故周公以用中典爲戒有讀爲又言此時之法式不同蘇公爲司
寇時又當慎益加慎以條列之而用其中罰
焉勿用重典也蓋周公矜恤民命之意如此

尙書

孔傳參正二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一。周紀

成王既繼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

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今古文說並同。惠云：鄭氏書序立政在周

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周官矛盾，故耳。明邵寶謂立

政，固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

考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惠云：周語韋昭注：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

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

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惠云：左傳以

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

司之百官。○惠云：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見上閭云：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書首云：董正治

官似未諳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治字之義

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梅云詩匪大猷是經老子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惠云漢書匈奴傳

楊雄上書曰臣聞六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

法梅云堯典百姓百工僞傳俱訓百官百揆以下見堯典皋陶謨曰云百揆非官名左傳解最分明僞書不通此義疑誤後人之

甚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夏商者

官倍亦克用父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不同見夏商官倍於唐虞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也梅云康誥乃非德用父

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梅云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云書有立政篇文子世子惟其人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呂刑罔不惟德之勤先謙案詩庶幾夙夜論語恥躬之不逮也梅云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

之而蹈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傳

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
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惠云羅義云太師太傅太保非
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撰
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
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攝
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
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
書及書大傳梅賾即用之以入周官也閻云論道經邦本考工記
或坐而論道來西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漢書丙吉傳
三公典調和陰陽程云漢書陳平傳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職所
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
僞書不通西漢時三公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公變
理陰陽失官不必備惟其人處之。○惠云禮文王世子記曰虞夏
之遠矣官不必備惟其人處之。○惠云禮文王世子記曰虞夏
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公名
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公名
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梅云公孤見周禮太師太
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廟於三公之下
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
稱此文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正用賈子
保傳之語特改三少之少從周禮之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孤耳考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梅云
王制鄭注云三孤無職佐公論道班固燕然山銘寅亮聖明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惠云

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協睦。惠云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

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鄭注有虞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

教案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有虞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

和上下尊卑等列。惠云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惠

云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

凡制軍王六軍詩整我六師顧命張皇六師皆以六軍為六師故

亦變六軍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官司

馬討惡助長物秋官司寇刑姦順時殺。惠云周禮乃立秋官司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司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土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

生百穀故曰土。闕云周禮太宰六典六曰事典小宰六官六曰冬官掌邦事又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此易為邦土者殆以左傳附季為司空又曰附季授土之故不知司空事繁備見鄭注非土字所能包括也又云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此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從六卿分職各出乎惠云周初土不在四民之列始於管子之士鄉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惠云各率其屬見上九牧見逸周書闕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夏殷無間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周於百事太師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其有人然後充之中段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惠云所本六年五服一朝左昭十三年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孔疏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不知乃梅賾竊左傳之文也姚際恆云周益三年一朝故叔向云問朝杜注十二年有四朝是也春秋以降文襄世霸簡之至五歲而朝子太叔稱其不煩諸侯果如僞書六年一朝叔向不妄語乎且上云六服此云五服少卻一服則多卻一年又不如何分年耳閻云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連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甸男采衛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

日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並無五服晚書前曰六服合周制矣此
五服將以為同禹貢平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
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不應周家大一統
之時即有荒服不至之事反復皆不可通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

周禮大行人十有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觀四方諸侯各朝

二歲王巡守邦國考績黜陟之法○惠云左傳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十二年而

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孔疏杜言巡

守盟于方岳閭與周官符同不知亦梅賾竊左傳及杜注而為之

耳黜陟見堯典姚際恆云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王言下又著王曰

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為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

本令出必推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梅云漢書劉

向傳向上封事云易云渙汗其大號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隨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

時而反是反汗也其信歸之○惠云說文倉

顏作書背人者謂之公梅云左文六年傳史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

終始政乃不迷錯○梅云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僞

聞學而後入政昭六年傳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

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辯佞亂其

官○梅云孟子作之師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

政事必煩○梅云論語不爲周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

必致患○梅云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詩無有後艱顧炎武曰詩

虞業惟樞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柁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晝之爾

雅大板謂之業左傳學人舍業禮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

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

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又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

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

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
出梅氏之古文尙書其不可信也決矣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梅
云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
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
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
惟以立德無行姦僞○梅云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恭
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左襄三十年傳引詩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作德心逸曰休作僞心勞曰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
偽作德心逸曰休作僞心勞曰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
而事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
不可為入可畏之刑先謙案荀子仲尼篇安則慮危惠云太元禮次七
日出禮不畏入畏范望注家信為禮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
畏出禮入刑刑以正衰故曰入畏偽傳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厖賢能相讓後人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惠云荀子非十二
事曰維子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梅云劉向封
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風以銷分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
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
云偽書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併以佑乃辟永
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云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詞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
辟戎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二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詳見序。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梅云周語單襄公曰雖此其孫也而。

令德孝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非此其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注孝平惟孝美大孝之詞。

云孝平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注孝平惟孝美大孝之詞。書云句孝平惟孝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平惟孝友

于兄弟潘岳間居賦序孝平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孝平惟孝與武陵王書云友于兄弟唐王

利貞幽州石浮圖頌云孝平惟孝忠為令德張齊賢奉真宗命撰。弟子贊云孝平惟孝曾子稱焉張耒黃氏友于泉銘云孝平惟孝

友于兄弟又錢謙益家藏溫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精審亦以。孝平惟孝四字為句偽書竟將孝平二字讀斷以為孔子之語歷

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朱子從之遂改論語之讀。又云論語所引未知何篇作偽者見坊記鄭注君陳蓋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故以孝友二語實之又嫌接君陳太突特裝惟爾令德。孝恭一句為贊本文尹茲東郊即從有政生下湊伯彌縫痕迹宛

然或問孝平惟孝句法它處有之否子曰禮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素問形乎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楊

子法言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才乎才皆是惠云釋文孝于一。本作孝平古論語作孝于惟孝蔡邕石經作孝于御覽引華嶠後

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命汝尹茲東郊
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唐石經始定為平
敬哉王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惠云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
之弟序云命周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
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
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梅云左襄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明
萬民今余命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先謙案康誥乃其乂民
德惟馨謂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
五年傳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之馨願之以德○梅云左傳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所
謂我聞者曷闕哉聞諸宮之奇而已闕云詳左傳元文馨香本屬
黍稷言黍稷本屬祀神言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其馨香非第
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上無黍稷字突曰至治馨香馨香
於至治何與此不言祀神事下又突曰黍稷非馨黍稷於治民何
與種種迷謬皆為吞剝周書成語三國志張紘傳紘歲曰自古有
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
為作偽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
者所本

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梅云皋陶
謨子思日孜孜康誥無康好逸豫先謙案詩無敢戲豫凡人未

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

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梅云禮緇衣君陳云爾其戒哉爾惟風下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

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圖厥

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不先慮其難

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

禁其專○梅云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釋二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則入告汝君於

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梅云禮坊記君陳曰爾曰斯謀斯猷惟我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

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則君顯明於世○梅云緇衣君陳曰於乎是

惟良顯哉皋陶謨咸若時惠云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

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

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

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聞

書二

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閻云爾有云云出於臣工之相告誠則為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為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為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為之乎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下引君陳曰云云子又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考孝下引太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為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太誓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無罪可乎不可也作偽者見書序命君陳云云遂通篇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參以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臣言如願命例邪

倚法以削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以削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梅云篇內言周公訓者三**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梅云**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梅云禮文王世子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之有司又曰在辟呂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狃于姦宥敗**

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宥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梅云堯典迄

賊姦充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有人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有人

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必有忍其乃有濟

無責備于一夫○梅云論語無求備于一人○梅云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

有容德乃大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

必有忍也若能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

濟也韋注若乃也○梅云禮王制簡不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

惡以沮否○梅云鄉簡不率教者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

肖以繼惡命鄉簡不率教者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

勉其有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

者使爲善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

以示之○梅云左成十六年傳申叔時曰民生違上所命從厥攸

厚而德正先謙案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違上所命從厥攸

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主人主不可不愼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教常升於道德是乃無不變

話勿替敬典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

此文所本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

惟予一人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

有佚罰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

沒而不朽○先謙案維誥汝永

有辭此與太甲萬世有辭所本

尙書

孔傳參正二十九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顧命

實命羣臣敘以要言○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釋文引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集解及書疏引鄭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古

文也今文作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書疏及詩烈文疏引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孫云紀年成王三十九年陟是以武王崩之明年爲成王元年統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七年除此九年則爲二十八年與鄭合竹書後出或卽用鄭義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王鳴盛云詩疏引此注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知者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又注金縢云據大傳大戴

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稱己小求攝管
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
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
十二卽政二十八崩年四十九也案新書修政篇成王年二十二
歲卽位享國親以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與此推爲年二十二
又不同釋文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段云釋擇同字詩
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僞孔云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
在也其疾浸馬云疾不解則深矣今文云云者漢書律厯志引劉
歆三統厯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
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沐木作顧命孫云成王在位年數
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皮云白虎通曰
月篇三日成魄是以月明生爲生霸則明盡爲死霸晦日爲死霸
故朔日爲旣死霸二日爲旁生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爲哉生霸
禮記說文緯書推度災援神契之說皆同是今古文家無異說惟
劉歆以爲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與古義大異與經義亦不相符
經云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沐木則甲子與哉
生霸必非一日若甲子卽哉生霸之日則於是日得疾卽於是日
作顧命無此急遽之事若謂成王以暴疾猝崩又何云病日臻旣
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尙書而其自爲之說殆不可
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說不同鄭所推多居東三年故謂武
王崩成王十歲周公居攝成王十五今文家說雖不可攷然據大
傳云居攝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周公居攝
時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所推通鑑外紀引

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文說本如是也若
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
史記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始終皆差
二年故以成王卽位爲三十年亦較鄭注二十八年差二年則劉
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八年王始躬
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王崩年止十六說
更難通如其說則康王當在襁褓中豈能冕服見諸侯作諸哉乃
世紀又云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諸申諸侯何其自相矛盾先謙案
律厯志引劉歆三統術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言明生則魄死以
魄爲月質與諸家不同如其說則甲子應是哉生霸特有疾作顧
命在一日之內不可通耳釋詁哉始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以今文例推之哉一作載說見康誥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而
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甲子王乃
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古文也今文類作沫今古文憑當作馮
○甲子王乃洮頰水者釋文引馬云洮洮髮也頰頰面也吳志注
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四事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
以爲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段云此爲濯之上當有
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蓋以洮
字不可解馬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
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頰面謂之解衣甚違不
知蓋闕之義夫洮頰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頰在內也王
鳴盛駁虞乃摘出洮頰爲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
無浣衣之語鄭未嘗作沫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虞親讀鄭

書注而非之非造爲蜚語以誣之王欲翼鄭而不能折虞且以誣
虞矣洮讀爲濯者守就注古文就爲濯爾雅郭本洮眾家本皆作
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類作洮者律麻志引如此現
說文洮洒面也从水未聲又作湏云古文洮从頁則作洮者爲今
文段云類作湏誤孫云類俗字當爲湏或洮漢書禮樂志注晉灼
曰洮古讀字司馬遷傳集注云類古洮字實則類讀皆湏別字也
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漸米謂之洮汰爾雅釋文引釋訓注洮猶漸
也玉藻曰五盥沐稷而讀梁洮是漸米或當爲沐稷故馬以洮髮
爲說也先謙案孫說是說文洮一作湏故洮邦之洮古亦作湏而
誤爲湏詩泉水云思湏與漕也此千古疑案發自陳氏詩庭詳予
所著詩三家義疏○相被冕服憑玉几者書疏引鄭云相者正王
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孫云此以相爲相導之相周禮太僕掌
正王之服位檀弓卜人師扶右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
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中論法象篇顛沛而不亂
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願命是說此經之義江云
被冕服者以冕服加王身也司服云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
也覲禮云天子衮冕加王身也司服云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
此時傳顧命蓋在路寢不得在廟中特以傳重大事比尋常視朝
當加一等則此是元冕矣憑當作馮者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
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孫云先鄭以
相爲太保等也此蓋今文說與後鄭異皮云說文凭依几也从任
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作馮淮南王
安上書云負黼屨馮玉几用今文亦作馮段云凭正字作馮者同
音假借字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皮冰反未有作憑者此必

衛包改尚書之馮為憑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為憑也
先謙案太保等大臣非為王贊服之人孫謨會先鄭意
乃同召

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事太保畢毛

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

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乃同召太保夷芮伯今文

與古文同彤伯今文作師伯畢公衛侯今文無微毛公今文與古

文同○乃同召太保夷云云者同謂同召羣臣受顧命也詩淇奥

疏桑柔疏引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

為司馬今文同者漢石經殘碑作乃召太保下太保夷即召

公論衡氣壽篇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

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八百歲矣召公周公

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芮伯者漢書人

表第三等有芮伯與師伯同列顏注周司徒也蓋以六卿之序推

之召公繼周公為冢宰芮伯當為司徒鄭云入為宗伯或別有據

桑柔序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當即此芮伯子孫彤伯者路史

國名紀彤伯爵成王子唐韻云成王支庶江云書疏引王肅云姒

姓之國肅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言之未必是此彤伯也彤

蓋是采地非國名今文作師伯者人表第三等有師伯顏注周宗

伯也尚書作彤伯顏亦以六卿之序推之畢公衛侯毛公者太宰

鄭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公毛肅畢原之屬

在畿內者則畢毛皆畿內諸侯左僖二十四年傳魯衛毛肅畢原

鄆鄆文之昭也則畢衛毛皆文王子也衛侯者皮云今文疑作衛

伯據史記衛世家康叔後代立者康伯孝伯嗣伯庚伯靖伯貞伯
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爲侯是頃侯前衛稱伯不稱侯大傳
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
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
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衛侯依大傳史記皆當作衛伯也毛公
者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顏注文王子又有毛公顏注周司空也
據此毛公毛叔鄭非一人顏云周司空亦以六卿之序推之孫云
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大
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
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
夷序荅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
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皮云三公兼六卿自是周
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止有三公並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
史卜土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非必同
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非必同
周之冢宰也若宗伯司寇其名亦不見於周以前尙書云秩宗卽
宗伯之職士卽司寇之職在周以前此二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
之屬官不得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太誓皆止有司徒司
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是周公制禮
以後周有六卿之明證召公與畢公毛公爲三公卽在六卿之中
鄭云一公兼二卿惟可以解此經與大傳云天子止有三公其義
判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
司空畢毛爲司馬司空或當如鄭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
何人周公既薨豈有復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

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合今古文說傳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大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古文也今文虎作龍○師氏者見周禮地官中大夫一人掌以嬖詔王人表第三等有師氏顏注周大夫也虎作龍者人表第三等有龍臣顏注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段云唐諱虎爲武師伯龍臣今文尚書也班以師氏
龍臣爲人名顏用僞傳以虎注龍誤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今文與古文同○疾大漸惟幾者漸進也列子力命篇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漸劇也釋詁幾危也今文同者蔡邕陳畱太守胡公碑是日疾遂大漸議郎胡公夫人哀讚云疾大漸以危亟今胡公夫人靈表云疾大漸兮速流哀
病日臻既彌畱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畱言無慘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病日臻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今文無徵既彌畱今文與古文同畱一作流○病日臻云云者說文病疾加也詳審議也故審亦爲詳釋詁臻至也釋言彌終也誓謹也言病至日加已將終而誓畱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敎命汝既彌畱者蘇順漢和帝誄彌畱不豫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寢疾彌畱是今文同之證
一作流者孔彪碑而疾彌流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

肆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昔君文王武王奠麗陳教則肆今文無徵宣重光今文與古文
同○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鍾會檄蜀文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李注參差不足據證康王之誥亦云昔君文武則不必
以昔君二字文義不完爲疑也宣重光者釋文重光馬云日月星
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壁五星如連珠故曰重
光皮云洪範五行傳云明王踐阼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
書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太平之世
日復重光謂日有重日也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
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云二月甲子日
日月若連壁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
序云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漢明帝爲太子樂
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
子比德焉故云重爾據諸說今文家以重光爲日或兼月與星言
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故同五行傳義馬亦用今
文義也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
與班固典引云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人倫輯睦日月
重光陳畱索昏庫上里社碑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張表碑銘令德
攸今宣重光祝睦後碑領二郡曜重光鍾會檄蜀文奕世重光魏
受禪碑宣重光以照下郡鄆涪魏受命述聖嗣承統爰宣重光皆
以重光爲重熙累洽卽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班以漢二祖比
文武鄆鄆以操丕比文武其義尤明亦不盡以重光爲文武時疊
壁連珠之瑞蓋三家今文不同也奠麗陳教則肆者奠定麗附也

多方云不克闢於民之麗此言文武能定民之肆不違用克達殷

麗也敷陳教令則民莫不服習之說文肆習也

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適殷爲周成其大命

通集作就○肆不違今文無微用克達殷集大命古文也今文達作

咸無違背如虞芮質成二南被化是也達作通集作就者石經殘

碑作上通殷就大命在下見隸釋及東觀餘論此今文也段

云古文達今文作通禹貢達于河達于海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

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

言文武修德用能通殷爲周就大命而有天下在後之侗敬迓天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

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在後之侗四句今文無微○在後之侗

者釋文侗馬本作訓云共也說文訓共也周書曰在後之訓引與

馬本合後后通用字說文后繼體之君也段云徐鉉李仁甫本作

在夏后之訓誤衍夏字不可通徐鍇本無夏字莊述祖云說文侗下云

在夏后之訓用大徐誤本韻會引無夏字莊述祖云說文侗下云

大也訓下云一日謙也玉篇慙思也敬迓天威者猶呂刑云敬迓天命

借謙爲慙而訓爲思此謙詞也敬迓天威者猶呂刑云敬迓天命

也段云迓天寶前必作御衛包改之御天威謂用天威治民也訓

迎亦當作御詳般庚牧誓維諾諸篇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者

說文逾遞進也从辵余聲周書曰無敢昏逾江云大訓蓋下文西

序所陳

是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

危殆不起不悟言

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今天降疾殆爾尙明是朕言
今文無微弗興弗悟古文也○今天降疾云云者釋
詁殆危也釋言興起也○悟與寤通詩傳覺也時是也言天降疾危
殆臥而弗起悟而弗覺今聽朕告汝庶幾明我言是我言也弗作
不者費鳳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是
今文作不悟例推之弗興亦當爲不興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
艱難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今文無微○用敬保元子釗云云
考釗康王名見說文釗字下周紀人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當
表同言敬安輔元子大濟於艱難也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柔遠能邇二句今文無
微邦當作國○柔遠能邇云云者孫云能而字通而如也說文勸
勉也言當安遠如邇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勸勉小大衆國使爲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
幾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思夫人二句今文
無微非幾與古文同○思夫人云云者夫人泛說衆人亂治也冒
觸也言思凡人必自治於威儀王者更不待言爾無以釗觸陷於
不善江云易繫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文吉善也幾爲
善則非幾爲不善先謙案動之微爲幾動而之善則爲善幾動而
之惡則爲非幾也孫云左文十八年傳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廣
雅釋言貢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治亂之機高注機理也言
汝衆國無以釗爲貪而奉獻以非理之財賄史記云申告文武王
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此篇惟冒貢非幾爲多

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墨之義者知史公卽
解此文益孔安國古文說也皮云珠說是以爲孔安國古文說則
非史記引經皆今文說漢書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爲史記皆從古文失考先
謙案自治於威儀卽史公所云以篤信臨之也篤厚也厚重然後
有威儀卽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之義故自治威儀必以
篤信臨之若色厲內荏非君子所謂威儀也釋文冒馬鄭作勛貢
馬鄭王作贛馬云昭也案勛冒通借字段云鄭王本字作贛而讀
爲贛集韻去聲三川云贛亦省作贛此本尙書音義也馬釋爲昭
說又與鄭王不同贛从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文引詩贛舞爲
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漢書顏注贛古音下紺反是與昭音同
馬讀爲坎訓爲昭本說卦傳江云說文昭或作贛贛各同聲故云
贛昭也王鳴盛云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昭
故兼言助贛也今文非幾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如此茲既受命
還卽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茲既受命還古文也今文既作
也言就路寢而受命非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帷帳
平日朝親之所故云卽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羣臣既退
徹出帷帳於庭王寢於北墻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
綴衣于庭今文無徹綴當作贊越翼日乙丑今文無越字王崩僞
古文也今古文皆作成王崩○出綴衣于庭者幕人疏引鄭云連
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珠云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大斂君陳
衣于庭百稱鄭以出綴衣爲陳衣江云時王猶未崩乃豫凶事乎
禮檀弓喪具君子恥具王制絞紵衾冒死而後制鄭皆有注疑此

不然王鳴盛云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
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辨是衣物難得者月
制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
夫以下人君卽位爲梓不待六十成王崩年四十九喪具固宜早
辨況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也今文綴作贅者以立政例之當
然○越翼日乙丑者段云翼本作翌衛包改集韻一屋翌音余六
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案此周禮司几筵音讀據此可證
翌爲翌之段借不容妄改爲翼今文無越字者漢書律麻志作翌
日乙丑司几筵鄭注引同○今文作成王崩者律麻志如此司几
筵先鄭注引同翼鄭注引同○今文作成王崩者律麻志如此司几
筵先鄭注引同翼鄭注引同○今文作成王崩者律麻志如此司几
者釋文王崩馬本作成王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古文作成王崩
僞經刪成字段云馬蓋謂成爲死諡非生稱與酒諸注相表裏而
不知初崩未有諡春秋之例云薨至葬乃曰葬我君某公皮云酒
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攝政
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其義最精
故命二臣桓毛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古文也今文仲作中毛
作髦○仲作中毛作髦者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中仲毛髦
古通用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
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
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
爲天子虎賁氏○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
南門之外古文也今文逆作迎○俾爰齊侯呂伋云云者呂伋太

公子見齊世家左昭十二年傳作呂級俞樾云釋詁俾從也爰于也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呂伋皆受命逆子釗先書桓毛者王人也蓋虎賁氏下大夫位卑率屬虎士百人從齊侯以卑厭尊也桓毛蓋虎賁氏下大夫位卑率屬虎士百人從齊侯往迎太子且爲衛也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者江云太子喪主未當不尊不必出而復逆乃成其尊僞傳非也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蓋王未疾時世子奉使而出既反逆者自南門出衛之而入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子實不在左右也孫云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玉藻疏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逆作迎者白虎通爵篇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祖廟與明堂爲一逆作迎者白虎古文逆今文作迎如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巾車注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也皮云時成王新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崩故稱子釗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延入翼室今文無徵恤宅宗古文也今文宅作度○延入翼室者釋詁延進也段云翼本作翌衛包改傳作明室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字必作翌明室即明堂明堂即路寢皮云後漢袁紹傳注引經作翌室恤宅宗者釋詁恤憂也宅居也宗主也憂居爲喪主宅作度者後漢班固傳典引云正位度宗李注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云此本蔡邕典引注李

賢襲之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命作冊度今文無徵○丁卯命作冊

度者成王命詞書之於冊下文律王冊命是也度法制也謂喪儀下文祭饗諸文皆是越七日癸酉伯相命

士須材待以供喪用○越七日二句今文無徵○越七日癸酉者

書疏引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江云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計

王以乙丑崩辛未為七日王申為八日然則成王壬申大斂矣鄭

意蓋以大斂與殯同日天子殯斂以死之明日數也知鄭意然者

禮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

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

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鄭以天子殯斂數來日故不數乙丑而

以壬申為七日因以癸酉為大斂之明日也伯相者召公以西伯

為相初時與周公為二伯周公沒畢公代之故下文太保率西方

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也命士須材者江云須當為領字之誤也

禮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釋文用文竹及魚班隱義云須音班蓋

班頌音同須頌形近以須為班實由班為頌而誤此文須亦頌之

誤也太史先鄭注頌讀為班班布也斂後有布材之事檀弓云天

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此時既殯之後命士

領材是椁材也檀弓又云既殯旬而布材此殯之明日即命士領

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不同彼旬而布材者欲其材之

乾腊天子尊則材尤宜乾腊當益早布且檀弓云君即位而為棨

是天子諸侯棺早殯為之則椁材何嫌於早布況此云命狄設

士須材是日命之或不於是日即布非必與檀弓不合也狄設

展綴衣

為狄下士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

者禮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狄與翟通喪大記狄人設階鄭注
狄人樂吏之賤者狄設二字冒下諸文黼展者司几筵云王位設
黼依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斧謂之黼郭注黼文畫斧形因
名案斧刃白近鑿處黑故以黑白采綫繡之展者說文戶牖之閒
謂之展謂一戶兩牖之閒也明堂位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
之閒綴衣者孫云蓋卽中庸所云設其裳衣江云顧炎武謂自此
以下說是康王踰年卽位之事其意以爲陳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
有是說案周禮天府有大裘陳寶器之文典路有大裘出路之文
是周制固然今文展作衣者石經殘碑口口黼衣下段云詩公
劉既登乃依鄭箋依或展字見釋文古字多通用明人爲考
豐所載石經修不方信云云作衣者石經殘碑口口黼衣下段云詩公
在役之制然今文展作衣者石經殘碑口口黼衣下段云詩公
經在役之制然今文展作衣者石經殘碑口口黼衣下段云詩公
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展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
卽衣省也李富孫云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 牖間南嚮敷重簾
與展通故石經從省作衣綴作贅者說見上 牖間南嚮敷重簾
席黼純華玉仍几 几仍因也因生時儿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
之坐○牖間南嚮三句今文無徵古文篋一作莫書疏云王肅說
四坐皆與孔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牖間南嚮者江云大
戴盛德篇說明堂之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牖攷工匠人云四傍
兩夾窓牖間者二牖之間正當北戶以屏風也段云嚮當作鄉衛
包改下同案司几筵注先鄭引此作鄉○敷重簾席黼純者釋文
引馬云篋纖弱書疏引鄭云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

神之事故也。篋一作莫者說文莫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

曰布重莫席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段云此據壁書也。訓為織

蒻。蒻則字當作蔑而作莫者假借也。四席諸家說不同。讀者

皆不得其意義。王肅云蔑席織蒻。蒻苳蒲席也。與馬許說同。此

合下文底席為言。底席為蒻。蒻苳蒲之織。細者蔑。訓細方

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郭注蔑小兒鵲謂之

蔑。雀於此可知。經本作蔑。故諸家以織說蔑。衛包因偽孔訓為桃

枝。竹改為從竹之蔑。陳鄂又依以改釋文。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

合下文筍席為言。禮器疏引鄭注尚書云筍析竹青皮也。是析其

最外之青皮為席。曰筍席。析其次青者為席。曰蔑席。鄭意蔑同禮

注之篋字也。先謙案據說文則古文尚書敷本作布。黼純者釋器

緣謂之純。以白黑采緇緣席。邊江云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依前

南鄉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王生存時。廟間之

位。設三重席。席各異位。異純。不用莫席。今則重席。唯用莫席。黼純

上下不異。舉一反三。則下文三席皆非生時。席可知矣。○華玉仍

几者。書疏引鄭云華玉五色玉也。司几筵云几。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先鄭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

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引此文。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

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苳華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

之坐。用鄭說。○西序東嚮者。書疏云此旦夕聽事之坐。鄭亦以為

然。明鄭注如此。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敷重底席。綴純者。書疏引

鄭云底致也。莫。織致席也。段云鄭意蒙上文蔑席為言。蔑席之織

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綴字底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蔑之

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綴字底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蔑之

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綴字底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蔑之

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綴字底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蔑之

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綴字底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蔑之

履切書曰敷重蓆蓆孔安國曰蓆蒻萃也本作底案此俗加草也
疏云禮注謂蒲蓆為蒻萃不言何篇禮注考問傳鄭注芻今之蒲
萃也釋名蒲蓆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萃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
釋名萃誤草釋文引馬云底青蒲也說文蒻蒲子可以為平蓆也
世謂蒲平齡覽強韻字蒲子猶云子蒲謂蒲之捩腕者綴純者江
云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績純司几筵有莞纁次
蒲熊五蓆又有葦蓆荏蓆凡七蓆而純則績純矣孫云大戴盛德篇
有黼純畫純紛純而無績純則綴純即績純矣孫云大戴盛德篇
云赤綴戶也盧氏注綴飾也以爲畫飾則與績
同文貝仍凡者文貝貝之有文者詳見般庚

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生
東序西嚮三句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

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
焉特牲云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席下注云胾俎主人之俎設
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是東序爲養國老燕羣臣之坐○敷重豐席
畫純者書疏引鄭云豐席刮凍練之竹席以雲氣畫之爲緣段云
凍治也刮凍亦合下筍爲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
竹外青皮而刮治使浮筠色澤姘容可觀故曰豐席江云鄭注三
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爲說蓋古文之畫有所取象者若旌旗服
章射侯之等皆畫成物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惟畫雲氣而
已○雕玉仍几者雕琢文釋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器玉謂之彫又云彫謂之琢
西夾南嚮者江云明堂有五室四堂
西夾南嚮三句今文無徵○西夾南嚮者江云明堂有五室四堂

中央太室正室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堂之正中皆曰太廟夾室
皆在其兩傍明堂太廟其南向正室也西夾其西偏室也太室在
四堂之中央西夾則在南堂之西偏是當太室之西南隅矣○敷
重筍席元紛純者釋文筍馬云筍箬也說文筍下云竹箬也箬下
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以爲竹皮禮器疏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
禮器如竹箭之有筍段云今本筍作筠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
爲浮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筍又作筠古
从旬从勻之字多通用竹胎呼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別作筠鄭
時筍筠不分玄紛純者書疏引鄭云以元組爲之緣司几筵鄭注
紛如綬說文組綬屬○漆仍几者漆說文作泰云木汁可以繫物
象形泰如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陳寶今文無徵
水滴而下越玉五重陳寶之器物○越玉五重陳寶今文無徵
古文寶一作采○越玉五重陳寶者釋文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
也王鳴盛云據伊尹四方獻令南方不產玉馬說非此一節總目
下文越詞也江云玉蓋王所服用者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駢
侯用瓚伯用埴禮家說曰全純玉也駢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埴
玉石半相埴也然則純玉五玉也玉重石輕五玉故曰五重于是
設玉五重其所置之處未聞先謙案王說較長陳寶者書疏引鄭
云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
大喪則出而陳之此將有朝諸侯之事陳之以爲國華美也寶一
作采者說文采藏也从采采聲采古文保周書曰陳采赤刀段云
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亦其證也許據壁書後人易以同音之寶
字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
琬琰之珪爲二重○赤刀大訓二

句今文無徵書疏云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此又僞傳出
肅之一證也○赤刀大訓云云者書疏及天府疏引鄭云赤刀者
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
典謨是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案諸家言周書克殷解商辛
自燔于火武王以輕呂擊之周紀作輕劍明是劍非刀先謙案此
蓋武王克商時常佩之刀故傳爲世寶非必誅紂用此刀猶漢高
祖斬蛇劍亦未嘗加於秦項之身也江云禮法是先王之德教所
以垂訓後世者故鄭以當此大訓不專謂周先王之訓往古帝王
之典法皆在也攷工玉人云大琬圭琰圭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宗
守之大璧亦必尺二寸琬圭琰圭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宗
器自然大於使節
故亦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王爲三重夷常
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
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大玉夷玉天球今文無徵河圖在東序今
文作顓頊河圖雜書在東序序一作杼○大玉云云者釋文夷玉
馬云東夷之美玉球馬云玉磬書疏引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
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
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
華山之球未詳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鄭言東
北者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實東
北也說文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則鄭說有自來矣
孫云天球色如天蓋卽蒼璧未詳河圖者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
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紀云堯時受河圖龍八卦是也鄭言帝王聖者
所受者禮運疏引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八卦是也鄭言帝王聖者

又云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廣博物志十四引尸子云禹理洪
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中是不獨伏羲受之案墨子非攻篇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
實河出綠圖宋書符瑞志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
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
周家世授河圖尤宜為祕寶也今文云云者班固典引云御東序
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東序牆也尚書曰顧項河圖雒書在東
序流演也河圖紅字精靈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
驗也段云此今文也序一作杼者王儉褚淵碑餐東野之祕寶李
善注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
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
古序字也案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疏亦廝也是杼
為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此大傳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
皮云典引御東序句下云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上言東序下言圖
書是班氏以東序兼有圖書確然可據顧項河圖雒書蓋見緯候
今緯書亡佚不可考蔡書石經據小夏侯尚書其注典引亦當用
小夏侯本三家今文各異故蔡注所
引與雒書天准聽鄭司農注不同
肩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肩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
之西房西夾室東○肩之舞衣三句今文無徵○肩之舞衣云云
者肩為此衣者之名或即肩征之肩僞傳肩國之謬說詳虞夏書
大貝者天府疏引鄭云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
渠是也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攷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
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案釋文云車渠車輪

也散宜生事見殷傳獻之紂以免文王蓋武王克紂仍得之以文
王所賴以免禍故寶之使後世子孫無忘憂患也說文房室在傍
也夾室皆在四堂之兩傍淮南本經訓高注明堂四出各有左右
房謂之个又以明堂左个為東頭室右个為西頭室是房室个可
通稱在西房者在西夾之前所謂明堂右个在東房者在東夾之
前即明堂之左个矣蓋陳寶以為國華必於夾室之外左右个之
地則入應門即見故知不在室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內統於夾室言之故曰在房也
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
室○兌之戈四句今文無微○兌之戈云云者天府疏引鄭云捐
也兌也兌字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
面前皆南向○大輅在賓階面今文無微綴輅在阼階面今文綴
作輅○大輅在賓階面者段云古經傳無作輅者當本作路衛包
改之中車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
馮氏釋名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
乘殷之輅亦俗字當改典路疏引鄭云大路玉路大戴朝事篇乘
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曰玉
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合證二文大路即玉路禮
檀弓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賓之也西為賓位賓階即西階今
文綴作輅者典路先鄭注引顧命作輅路在阼階面與今文合疏
引鄭云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檀弓夏后氏
路貳車十有二乘是玉路有貳也檀弓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是阼階即東階

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

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先輅二句今文無徵僞傳王金

象木四輅義與王同引見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先輅在左塾

之前者典路疏引鄭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

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云先路象路者江云巾車王之五路無先

路之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鄭於郊特牲無解而以此為象路者巾

車云象路以朝此經將有受朝之事不容不陳象路此凡四路大

路既是玉路贅次又是副貳之名故推先路以為象路但巾車言

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言先路三就就數不同而云先路象

路者蓋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亦與巾車玉路十有再就不同

被文所言殷制尚質故也云門側之室謂之塾者釋宮文孫云塾

俗字當為軌隸字譌羊為土或以埽字當之未是云在路門內之

西北面與玉路相對者門之內外皆有東西堂皆謂之塾門外之

塾南向門內之塾北向此陳路於路寢之庭則左右塾是西堂其直北

之東西堂北向者矣北向南則西左東右經言左塾是西堂其直北

當西階玉路在西階前南面此先路在門內西堂之前北面則與

玉路相對矣○次路在右塾之前者典路疏引鄭云次路象路之

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書疏引鄭云綴次是從後

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

案說文次不前也對先而言則為副貳之名云與玉路之貳相對

在門內之東北面者江云右塾是門內東堂正當昨階之南玉路

之貳為贅在昨階前南面此次路在右塾之前北面則與玉路之

貳相對矣陳設之事宜統於堂而南順階前為上塾前為下今象

路在左塾前而昨階之前乃玉路之貳則在西者皆正路在東者皆貳車是以西爲上矣由殯在西堂故統於殯而西上也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是殯在西堂也書疏引馬王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是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王綴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惟不陳革路王鳴盛云鄭云主於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旣朝而將饗食則陳金路迎賓今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殯與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在廟同故雀章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二人雀弁執惠二句今文無徵雀當作爵○雀當作爵者書疏引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雀者後人改之江聲正作爵白虎通梯冕篇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尋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獨斷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尋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殺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據此今文家說皆作爵蔡劉說異者蓋爵弁有布章二種凡兵事章弁此執兵者宜章也執惠者鄭又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餘

疑卽執惠之本字从艸者象三隅之形从惠者其聲也蓋壁書作戴孔安國以今文讀作惠此經惠字遂無得其本字者矣○立于畢門之內者鄭司農闕人朝士注並云路門一曰畢門金榜云康

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為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

四人基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 某文鹿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亦士堂廉曰阼士所立處○四人基弁三句今文無徵○四人基弁者孫云某當作綬說文帛蒼艾色新修增某字即綬別體也釋文基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書疏引鄭云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案說文騏下云馬青騏文如簿某也騏是黑色故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謂騏弁之文如馬之騏文也疏又引王肅云某赤黑色案爵為赤黑則騏當為青黑馬鄭本是王說非○執戈上刃者書疏引鄭云戈即今之句孑戟司戈盾鄭注同舉當時之名以曉人劉云上刃刃向前也○夾兩階阼者廣雅釋室阼砌也說文阼古文从戶江云張衡西京賦設切厓隙呂向注厓隙邊也切即砌字謂堂廉直下厓也夾兩階者二人夾阼者二人夾階則在兩階之外畔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立夾阼則在阼之兩端夾堂厓而立一立於東南堂隅之東一立於西南堂隅之西當前廉厓下之兩端蓋皆南向也上下文立異處者皆別言之此夾階夾阼各二人亦應分異經總言四人者以其所服所執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冕皆大夫也同也

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劉四句今文無徵○一人冕執劉云者書疏引鄭云劉蓋今饒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說文饒

銳也戊大斧也鉞車鑿聲也二字絕殊段云如經作鉞則陸德明當云說文作戊大斧也今釋文云音越說文云大斧也無作戊二字知大字本作戊衛包以爲戊鉞古今字而改之陳鄂又改釋文也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大戊銳斧其制未詳云序半以前曰堂者一人冕執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對序半以後爲房室言

于西垂

文無徵○一人冕執銳云云者書疏引鄭云幾瞿蓋今三

鋒矛詩小戎云矛蓋鐸傳云三隅矛也鋒卽隅謂三稜說文幾下

云周書侍臣執銳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釋詁邊垂也說文垂

遠邊也江云垂者東西序外之堂廉也堂基必累土爲之築令平

高四面皆設石砌以爲厓隙其東西序不盡東西廉之廣序外皆

有餘地以容人往來鄉射禮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鄭注上堂西廉言堂西廉則是西

序外之廉矣其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

大夫之弓倚于西序者在西序西之廉上矣眾弓倚于堂西者倚

于廉下之厓故矢在廉上也是東西序外之廉一人冕執銳立于

上皆有餘地也與此經東垂西垂可以證合

側階

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一人冕執銳二句今文無徵

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說文銳下云芒也銳下

云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銳讀若允段云玉篇廣韻

無銳字有銳字皆云子也集韻韻會禮部韻略皆云銳矛屬則說

文銳字有無未可定廣雅釋器說矛無銳似魏時說文尙無之釋

文亦不言說文作銳至張秘校漢書始引說文銳侍臣所執兵云
云集韻十三祭銳俞芮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鐃十四太銳徒外切
矛屬或作銳此合銳銳爲一字不免牽合案說文列字有次第金
部自鐃銘至鐃鐃凡若干字皆器名鐃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
不當云銳芒也橫梗於中使鐃鐃等字不貫疑銳本是鐃讀若
允本作讀若兒其下或當有一日芒也四字後人以銳譌爲銳遂
分別移置岳珂刊正九經沿革例云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
也案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今只從眾作銳王裁玩岳氏
語所據說文亦作銳是宋時說文尚有善本存也先謙案江孫王
諸家据今本說文以爲銳當作銳然段說具有原委並非武斷似
不可駁人情喜新甯道銳非不言銳誤詳載段說以質明者○立
于側階者書疏引鄭云側階東下階也江云鄭解側爲傍側故以
爲東下階東階在傍也雜記注以側階爲傍階義與此同案側階
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曰東垂卽東面階上已立執戣者與立西
垂執瞿者爲對不應東垂多此一人故知側階非東下階矣士昏
禮婦洒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
北堂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燕禮
及大射儀鄭注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
南上則北階在東房之堂下可知矣雜記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
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闔則是內寢之
門當在路寢之後由闔門而升側階則側階是北階矣士冠禮側
奠一廡醴鄭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北堂惟東房有之蓋東房無
北壁故有北堂西房之北有壁則不得有堂無堂則無階矣故北
堂惟一階取特一之義而云側異於前堂之有兩階也攷工記匠

人說夏后氏世室有九階鄭注以爲南面三三面各二乃明堂之制蓋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名異實同皆非路寢攷工鄭注以重屋爲王寢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

主○王麻冕黼裳今文與古文同由賓階墜今文無微○王麻冕黼裳者論語子罕篇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書疏引鄭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案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入其等差則白九章以至一章凡五等天子備有焉據司服鄭注羣臣虎雉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則此黼裳者是羣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此言有文對下蟻裳形裳皆以色言無文也今文同者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皮云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爲大斂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春秋繁露玉英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纘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以稱王爲史臣之詞與白虎通說異又白虎通縹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僂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僂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尙書曰王麻冕皮云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尙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裳元衣纁裳有凶喪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

吉亦不純凶說與白虎通不同疑亦三家尙書異說也○由賁階
 賁者賁俗字當爲賁釋詰賁升也曲禮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
 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
 而治鄭注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是嗣位爲王乃得踐阼
 階今升自西階不由阼階以未受顧命未敢遽當王位也又坊記
 子云升自客階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
 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江云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卿
 西階上是殯前也時將就殯前受顧命則升自西階爲便矣卿
 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
 微僞傳色玄用鄭說○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者書疏引鄭
 云蟻謂色玄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案夏小正十有二月元
 駒賁元駒也者蟻也是蟻之色元裳色似之故云蟻裳也此改其
 裳以示變入卽位者殯宮在畢門內皆入陪位也卿西面在中廷
 之東邦君北面在其南少東不言升階知皆位於廷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執事各
 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太保二句今文無微○太保太史太
 宗皆麻冕形裳者廣雅釋器形赤也土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
 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絳則四入與纁淺於太保承介圭上
 絲故爲赤色司服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是也
 宗奉同瑁由阼階賁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保承介圭者說文承奉也承與下奉
 賁古文也今文同作銅○太保承介圭者說文承奉也承與下奉

同義介价之通省字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攷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玠圭卽鎮圭也上宗奉同瑁者書疏引鄭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饗也上宗奉同瑁者書疏引鄭云二物也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云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願命康王執瑁古月字似同矜昧月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段云虞意同是月之譌欲命學官改同作月案鄭訓同爲杯則奉同受同及以下同字不可皆更爲月如其說瑁字已足三吃者果爲何物且以下同字不可皆更爲月如其說瑁字已足月爲贅文其謬甚矣馬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覺其非故更之也江云古瑁字作瑁見說文玉部月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月部以月爲古瑁字非也今文同作銅者白虎通爵篇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王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段云作銅者今文尚書虞翻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也云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者謂伏生本亦作同今文家說易爲銅字訓爲副璽也班固因今文作銅故云受銅藏銅正謂天子副璽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改銅作同非班意也陳云訓銅爲酒器亦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王所受同許鄭均解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

文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
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
黃金爲之則圭瓚亦黃金爲勺可知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
甕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
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
其外可見惟虞義別異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
此說然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
銅瓚不如許鄭義長皮云大傳曰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
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此
今文家說三代以前已以璽爲傳重之器之明證也大傳又曰古
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
贄篇瓚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
也班以瓚爲天下大同與馬注大同天下之說合是馬云大同天
下者亦卽以瓚言之惟馬作同與班作銅不合耳馬以同瓚爲一
物卽虞所本特虞以爲經當作上宗奉月瓚言月珪者瓚以月訓
珪與馬小異而以爲一物則同故虞以爲馬猶愈鄭也虞以訓酒
杯爲鄭誤則鄭前無訓酒杯者陳以爲今文說非也由阼階陟者
阼階惟君得升降今太保上宗由之以所承奉爲天子重器不敢
褻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陟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太史秉書三句今文無彼

○太史秉書云云者釋詁秉執也書卽顧命之冊書疏引鄭云御
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賓西南而讀冊書
以命王嗣位之事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
其西讀冊王當少東避之知太史東面於賓西南隅者禮少儀云

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主殯之右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故也莊述祖云御王句冊命曰句當從之

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曰皇

后憑玉几命汝嗣訓今文無微憑當作馮道揚末命今文與古文同○曰皇后憑玉几者成王爲周朝守文繼體之君故稱之曰皇

后憑玉几云云卽上文之事孫以皇后爲指康王憑玉几以聽命案此時康王恭聽冊命無憑几之理且與下文命汝云云文義不

貫非是段云憑當作馮衛包改道揚末命者謂言說此臨終之命禮大學注道言也廣雅釋詁揚說也古道揚連文韓詩不可道也

又不可揚辯作也說云揚猶道也末終也今文同者漢書敘傳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道揚漢蘇順和帝誅彌留不豫

道揚末命是其證命汝嗣訓者持冊書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

以詔王則嗣訓是嗣守此冊書之訓也臨君周邦率循大卞道臨

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臨君周邦僞古文也古文作君臨率循大卞今文皆無復書疏引王肅云大卞大法與僞傳合此又僞傳

出肅之一證也○古文作君臨者臨君文義不順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書作君臨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周禮序曰斯道也文

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

何琦議亦作君臨率土○率循大卞者孫云士冠禮鄭注卞名出於榮榮與般通廣雅釋詁般任也率循大卞率循大任也段云卞

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無韓勅三碑釋文卞皮彥反徐扶變

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變和天

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并今經典相承或作卞

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

荅當作對○變和天下者釋詁變和也○今文荅作對者據下文與

荅白虎通作興對此荅揚當作對揚言命康王大和天下以對揚

顯之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辭託不能○王再拜興荅曰古文也今文荅作對眇眇予末小

子今文與古文同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今文無微○今文

荅作對者白虎通爵篇引書作王再拜興對也釋文興起也今文

皆作對如雜詁奉荅天命大傳亦作奉對也釋文興起也今文同

者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班固幽通賦

咨孤蒙之眇眇今亦用今文曹大家注眇眇微也亂治也乃受同

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詞乃受同

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

羣臣所傳顧命○乃受同瑁古文也今文同作銅○同作銅者白

虎通爵篇引書作乃受銅瑁現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者書

疏引鄭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卻行曰咤王

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案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鄭

注宿讀為肅釋詁肅進也此以徐行前為肅者亦以宿為肅進也

卻行曰咤未詳王鳴盛云小宰注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

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禮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

以宿為進爵咤為奠爵則嫌文繁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

故鄭但以宿爲進咤爲卻也釋文云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姤徐
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馬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段
云說文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許益據
壁書馬作託字之誤也僞孔作咤者玉篇引周書曰王三宿三祭
三託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託是孔本亦作
託而咤乃託之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
字無妨作宅先謙案據下文祭齊宅則此別本作宅是也徐音殆
故反是今文宅亦作度此處經文亦必作度也江云宿當作昔字
或作緇誤消爲宿說文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昔上
左傳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卽其義也宗
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上宗曰饗今文無徵○上宗
裕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勸彊之使齊故曰饗士虞禮哀薦
牲饋食禮云饗勸彊之也劉云上宗告神饗也**太保受同降**受
所饗同下堂反於篚○太保受同降今文無徵○太保受同降者
王齊酒後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實於篚自受同以下五同
字今文當與古文同若作銅則王受之後不應有太保受
授兩次之文亦不當更有異銅故知今文亦必作同也**鹽以異**
同秉璋以酢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鹽以異同云云
者鹽澡手也以異同者臣不敢襲君器故別取同也孫云璋者璋
璜祭統云君執圭璜得單名璋也詩械模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
璋知灌地之璋璜得單名璋也詩械模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
諸臣助之裸以璋璜以圭璋爲柄杓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

以祭之同或卽圭瓚以酢者既獻則自酢也司尊彝辨論嘗絜也
享朝享於六彝六尊各用其二其下輒云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劉云成王未葬
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酢傳謂報祭曰酢酢訓報本爾雅爲
得訓報祭也江云或曰禮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
越絛而行事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盥
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今當喪而祭母乃非禮與
曰否先王之顧命不可不傳亦不可遲至踰年其傳之也此爵命
諸侯事爲大天子爵命諸侯雖不當正祭猶必特假於廟而告祭
豈傳顧命於嗣王而不可告祭新陟王乎且祭於殯宮特比朝夕
饋奠禮有加非入廟而行吉祭也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
何言非禮邪俗儒營議非通論也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伯佐大宗
伯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己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尊所受命○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今文無徵○授宗人同拜者同
卽上文之異同宗人謂小宗伯江云上宗奉同瑁鄭注以爲春官
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
人奉瑁此時有小宗伯一人與大宗伯同在堂上自當大宗伯贊
王小宗伯贊太保且上言上宗此變文言宗人自是小宗伯矣將
拜故授宗人同也王荅拜者燕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
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
也與此太保受同祭齊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
經證合太保受同祭齊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太保受
同祭齊今文無徵○太保受同祭齊者說文齊嘗也从口齊聲周
書曰太保受同祭齊受同者又自宗人受之祭者奠之地也太保

既亞裸自酢將飲福酒復祭之地嘯者禮雜記小祥之祭主人之
爵也嘯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
可也鄭注嘯啐皆嘗也嘯至齒啐入口是則嘯啐有淺
深之分時成王崩未踰旬故太保但嘯之不忍啐也

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宅古文也今文作度授宗人同拜王荅

拜今文無徵宅作度者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段云按徐

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反

集韻十一暮度或作庀宅二十陌宅或作度是也先謙案上三宅

釋文云咤亦作宅明此宅與上文咤同義古文如此作度者今文

其訓皆為奠爵酒也小宰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與此經祭

齊宅次第證合授宗人同拜王荅拜者太保授宗人同以傳願命

畢王受願命亦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

畢又荅拜之也

江云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於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江

云蓋太史收冊宗人收同與先謙案收者蓋今文家云藏銅也白

虎通爵篇釋冕藏銅反喪見藏銅之說它處無文以應之惟此

收字為合釋冕反喪在朝見諸侯後銅無所用而於此時藏之也

諸侯出廟門俟

王後命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

門俟者諸侯即上文卿士邦君入即位者畿外齊衛二侯餘皆畿

內食采諸侯非下文西方東方諸侯也出廟門俟者此時事畢出

畢門言廟門者江云以殯宮為廟蓋尊先王之靈若神明也禮葬

記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注廟所殯宮是亦謂殯宮為廟

與此經廟門同義王鳴盛云畢門卽路門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
內矣此時太保畢公以將率諸侯故並出至應門外餘人則皆序
立以俟也皮云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
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今文說
以廟門卽先王廟門劉云太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
門而於文王廟以俟者俟王受朝字也古者朝享皆受之於廟周
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
終之禮皆於是行焉金榜說見前